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子遺書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顧裕涇

高子遺書卷十二

明 高攀龍 撰

題跋雜書類

題三太宰傳

吾嘗謂君子經世宰物好惡兩者而已然善非身有之弗好也惡非身無之弗惡也視天下之治亂朝廷之利害非如得失之切於身好而弗純惡而弗決也故聖人之學始於格物格物格物非一格好惡之物為要好惡之物

格則好惡之知致好惡之意誠好惡之心正而修齊治平舉之矣今之人往往輕言好惡以流俗之愛憎濟其作好作惡之私明目張膽自號為公好公惡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聖人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聖人言好惡如此其難今人言好惡如此其易其亦弗思而已書曰先民時若故君子急於格物多識前言往行也今天子御極四十有一年矣天下屈指揆宰者必曰兩揆三宰兩揆謂王山陰沈歸德三宰謂陸平湖孫陳兩餘姚

也山陰歸德兩餘姚尚矣其心光明其行峻潔無得而訾焉獨平湖有知不知者吾謂君子論其大不苛其細舉其長不諱其短平湖合楊海豐論言事諸君子五君子所不為當其時平湖不出此不得牢天下收一匡之功吾獨怪執政者以此取平湖則是平湖之短乃其所為長平湖之長乃其所為短好惡倒置如之何不失天下望也夫婁江新建蘭溪四明其始豈不表表膾炙人口一旦執揆柄名實俱喪者何耶少長於富貴沉溺於

詞章無天下萬世之遠志又岐於佛老之學得其粗而遺其精假其似而亂其真不明聖人大學之道故小人得乘其欲而愚之也哀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相尋一正一邪相錯極治之世不能無小人極亂之世不能無君子方以類聚自唐虞之世九官四凶分類至元祐熙寧極矣此以彼為黨彼亦以此為黨黨者類也欲天下無黨必無君子小人之類而後可如之何諱言黨也夫君子何黨之有上惡黨故小人之黨反目之為黨

一網而君子盡矣故君國者不患黨要在明辨其黨三太宰者其好惡同故用事者以為黨而惡之由今觀之孰是耶非耶嗟乎漸自昭代以來有三大功臣有三太宰然而位不齊其德用不竟其志三宰歸而三揆出猗與盛矣而天下與彼不與此斯民也三代所直道而行格好惡之物者宜何從斯傳也長孺之示人至深切矣

題貞裕卷

天之生物也隆冬閉藏不固則生不茂山川之氣其盤

旋回伏綰結者不密則其發靈秀也必小聖賢之生其勞苦拂逆經歷愈備則其受任愈大語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信哉蓋攀龍讀貞裕卷而三歎曰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人可以知學當太恭人稱未亡人二十有六耳又十年而安節先生始生又二十年而先生始成立前乎十年則繼嗣撼之後乎二十年則外侮撼之當是時太恭人所持一念耳一念謬則萬事謬矣嗚呼危哉孰知夫二十年後旌詔之及也孰知夫先生舉於鄉成進

士而太恭人悉及見之也孰知夫泉臺且綸贈再以御史贈以太僕贈也人見其裕之樂而不知其貞之難夫人心甚危遷易靡定幽憂亂之於內變故亂之於外一日不可知況三十年乎故一念者天人之衢也持之而躋於天謬之而墜於淵一念定而人定人定而天定矣嗚呼危哉人亦慎此一念也哉吾故曰可以知學

天因人定人因念定念因學定學而不定則是未嘗學也

題鄒貞女卷

易之漸曰女歸吉女之至貞者也故六爻皆取象於鴻鴻義鳥也象女之從一而終故曰可用為儀可以正邦而善俗也聖人之用女貞大矣吾觀鄒貞女矢志之年十有二耳非有告誡勸勉非有見聞蹈襲豈非性哉天地大矣一女子何啻一微塵而一念之正足以充塞兩間彌亙千古顧不偉與吾邑稱人文之盛富貴顯榮奕於時人耳目者何可勝數或鳴得意於恣睢號達生於

靡麗局局轅駒靡靡秋草視貞女何如其有知自好者或節毀於名成心移於挫抑半塗自廢九仞土崩視貞女又何如詩云豈不劬勞其究安宅志士仁人烈婦貞女棄世俗之所樂而甘心獨往者夫豈徒然吾於貞女蓋為潸然興嗟竦然自懼

其究安宅果在何處生時有之死時有之心安則神安通乎生死

題丹陽丁氏追遠會簿

昔者滕小國也截長補短五十里而已孟子勸之行仁政而曰有王者起必法之然則王者所行皆滕政也滕政遂及天下及萬世矣子行貧士也而能率其族之人分積銖累使祭有田月有會行之二十餘年無替夫放海之水本於涓勺干霄之木起於勾萌由此而之引而不已以追遠之餘可以恤近以一家之法可以勸衆是為仁人之師而丁氏之仁溥矣夫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之有其心者有其政無其政者

無其心者也故以一族每月分銖之積而足以成政焉何必有位者人心之迷迷於至近忽其近者小者以為不足為於是終身無善可積而棄其遠且大者惜哉

建故邑侯王公祠堂引

往者嘉靖中少月王公來令吾錫錫故無城公涖事甫三日召父老謀曰夫錫巖邑也不城吾與父老不有錫也請從事焉邑之人意難之公持之堅於是工始興邑之人意又易之公持之急於是工遂竣凡三月耳工甫

竣而倭卒至當是時非城則錫不可守然非公則錫不可城非公持之堅董之有法則不可以三月城如是則錫之民鬼矣故寇之退也即藉公備禦之多方義士之效死而說者以為猶其次也錫之田自國朝以來輾轉於貧富之交進退於奸胥之手至嘉靖間益有田者不盡出賦而賦稅者不必有田富民之子孫已無置錐之地而催科之吏猶環門守之公曰若是則不可為政遂丈量之於是有田無賦者不能隱其寔有賦無田者始

得以銷其虛民得免溝壑散之四方嗚呼迄於今三十餘年錫民之得安養生全者公之賜也公之明德遠矣按祀典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嗚呼非公孰克當之非公孰克當之然而公今且死公之靈尚未得憑吾錫彈丸之地錫之民未得出一黍一具以奉公之烝嘗無論搢紳先生下至齊民無論生當公之世生後公之世者萬口一心僉謂缺然而不容已不佞攀龍以此心當然之義質一邑同然之心敢倡舉其事欲

於惠山之麓誅茅畝許搆堂三間以妥公之靈於其旁搆一廂以妥義士張某等三十餘人死於倭難者仍乞諸當道歲時奉祭然非一人之力也敢與同志者商之竊見今之時在處佛殿鼎新奋錙雲舉人翕然從之千百金可計時辦具夫人所以樂於奉佛者豈非惑其生死禍福之說乎無論其事之必無藉有之益杳冥不可知者也吾儕由祖父以來生養安全至今者孰為之乎王公也之死而生之轉禍而福之不大彰明較著哉從

事於杳冥不可知者而忘其彰明較著者智者必不其然不佞則度夫同志者之衆而是工可計時辦具矣謹告

烈帝廟助工疏引

烈帝廟工已有次第第神像未塑殿塼未布月臺未甃廟門未整以前之木直瓦直石直未盡償木工瓦工石工未盡給約得三百金而竣事不無藉於衆力夫邑之有明神一邑之怙恃如父母然父母之神靈未妥為之

子者寧能恝然除已助者外吾里閈中或以銖兩或以分文或以釜庾或以升斗皆可以自盡其誠以安神靈以為一邑怙恃吾輩試思水旱兵戈萬命一絲之時所以祈祐於鬼神者何異子之呼號其父母而平時可不知敬事乎謹告

急則號之暇則忘之凡民之事人神者皆一也故因事而呼之使恒其敬心或曰如遠之之義何曰助工敬之也非近之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邑有

明神所從來久遠不與添設淫祠同也

保安寺建養老堂疏引

昔者聖王老老長長幼幼之化行舉天下之民自生迄死皆有恃而無恐王政熄而二氏與民之幼而無養老而無歸者皆入焉今浮屠氏之徒徧天下能得其道者百千萬人不可見一二而入焉者資以為養而已韓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夫曰鰥寡孤獨者有養

也是矣而未盡也田不井授民無恒産無養者豈惟鰥寡孤獨云爾哉無錫有保安寺在邑之南郭四方僧徒過於此者得小憩焉寺僧某欲建養老堂以處其老且病者欲余為引其疏余既悲夫養老者歸之浮屠氏而復憮然曰以天地言之皆人也以老者言之皆養也是宜亟與之而亟勸之且勸四方之賢者亟助而成之古之聖人曰一夫不獲是余之辜吾儕當曰一夫而獲亦余之幸可謂仁之方也已

阿衡見此當為垂泣學顏子之學者必志伊尹之志安能樂而無憂樂而無憂者自以為遠伊而近顏豈知一體之憂失而樂亦非顏矣

華藏寺重修佛像引

華藏為宋張俊賜葬之地寺為俊建也俊佐檜賊殺岳武穆王千古而下仁人志士爭欲斬屍揚灰猶恐為天地之穢今俊墓已在荒烟敗草中為野狐牧羝之穴而寺尚存寺之存非為俊也為地勝也湖山浩渺之致禪

房花竹之幽選勝者所必之故寺屢圮而復脩寺之脩非爲俊也爲地勝也寺僧某脩寺既竣役募都人士盤三世之像而欲余爲引語余謂夫湖山依寺寺依佛像信當脩而因爲大衆説佛佛者覺也檜乎俊乎一何迷乎佛之教空也檜乎俊乎千古臭穢佛能空乎知不能空千古之臭穢則當自覺其是非之本心

金剛經集註小引

無住心者常住眞心也常住眞心者不生滅心也不生

滅心者金剛心也得金剛心之謂應住心得應住心之謂降伏其心云何應住心得無所得也云何得無所得住無所住也此法至難信至難言世之信者信經而非信心言者言經而非言佛雖然經即佛也佛即心也不可無經則不可無言丞源華公暮年幽居冥心觀寂手集經註以導夫讀斯經之不得其門者既成書而梓之徵不佞弁語不佞儒者夫焉知佛蓋嘗由吾聖人之言心者而知之惟金剛不壞惟心不壞世人役役於夢幻

泡影露電之物執之以為固曾不知須臾變壞至人人有常住不壞者乃覿面而失之哀哉觀斯經者於泡影見無住不於無住見斷於金剛見常住不於常住見常不捨萬法實不得一法其庶幾乎然斯言也經而已矣斯經也言而已矣

告龍王文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高攀龍謹齋戒焚香告於龍王之神曰天下之物萬矣惟龍則謂之神龍夫物則不神神

則非物龍亦物也而謂之神者豈非以其能上下天淵之間使雨澤之時行輔陰陽之不及與不然則吾見其無以異於魚鰍之族而有無不足為世輕重也逌年霪雨為災五穀不登東南之民饑而死者十之一二疫而死者又十之一二今夫復不雨苗將槁矣更五日不雨苗當半槁十日不雨則苗盡槁公家之廩已竭於上私家之蓄已罄於下迄於明年民當十而死八九矣去冬天子仁恵大約捐東南田租之半今年復不有秋天子

將復捐其半乎則所不捐之半亦無從出也將盡捐之乎則國賦無從出也而亦無救乎民之死亡夫天下之田天下之人所待哺也東南之田非獨東南之人所待哺天子六宮妃嬪之膳百官之食祿以至沿邊戍卒之餉皆待哺於此東南而復荒則吾不知其勢之所終也以為國運自此而傾乎則天子明聖宰相和同無紛更叢脞之擾未宜據絕於天何民之困一至此也古人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攀龍

進不在廟堂退不在江湖而日夜慼慼皇皇既憂其君又憂其民無可與告者不得已告之龍神夫神龍也者能上下天淵之間使雨澤之時行輔陰陽之不及者也神則無不在匹夫匹婦之精誠皆足以感觸之誠有鑒於一念之精誠三日之内大沛甘霖易四野洶洶之情為欣欣之色則龍之為神昭昭矣謹引領以望

伊川以河工成非龍女力先生以亢旱籲龍神河工人所為也歸德於龍則懈勞人之心靈雨人所

不能為也業有以僭致恒暘者在田之大人姑以此致無聊之思焉況也雲漢呼天飛龍之事古人視天人神相感之際有如一氣之通者

代耆老祭城隍文

本縣城垣圮壞鳩工修葺某等為鄉紳推薦邑父委用董督其役所懼人各有心難於合并惟是齋誠自矢於神此一舉事百年永賴此十六人一體相成譬如作室或梁或棟運斧運鑿期於成屋又如行舟或江或河操

舵操篙期於共濟人之有善如出於己己之有善亦同於人毋居己於逸而貽人以勞毋暴己之長而形人所短毋執一己之見不通眾人之謀毋信細人之言輕乖同事之誼一有私心聽神鑒神誅一切公事祈神扶神祐各秉真誠恊成大義謹以牲醴祇告始事

細民之信神者半不信神者半先生故代為祭告合人神以重其事夫國聽於神則亡民不信神則肆矣

題世尊像

即一切法是謂法法離一切法是謂無法見有法者即非法法見無法者即非無法無法法法法法無法我說此法是謂佛法問佛何法佛何曾法

先生何故說此因僧求題即彼法以曉之觀世音達摩純陽皆此意惟張仙又說我法

題觀世音像

觀世音者反聞聞自性也自性寂然何得謂之音實無

所見何得謂之觀菩薩以無作妙力圓通自在聞無所聞故謂之觀觀無所觀故謂之音耳目互用人天交修靈感靈應機本自然衆生動一妄念大士能見能聞大士何在這妄念的便是

題達摩像

天自清地自寧耳自聰目自明只這箇便是說這箇便是又却不是從古無人道得一字這箇尊者西來做甚麽共道一花五葉決有些祕密咄捉出眞贓只是一衣

一鉢

題張仙像

詩稱張仲孝友者即神也今且列星於天司命於世世人冀昌其後者必嚴事神夫神孝友者也其所福必孝友者也然則孝友者善其身且以昌其後人人之嚴事其父兄當如所以嚴事神斯乃為能事神者矣

題純陽祖師像

有甚仙有甚凡三餐飯是九轉丹但欠一刀兩段便爾

萬刧沉淪却被多口翁呵呵冷笑説甚汞鉛龍虎越添藤葛覷破來是家常飯無人喫

題翠峰上人像

認得這箇便是翠峰認得翠峰還不是這箇黄鳥一聲天地春春在何處會得麽只這箇便是翠峰

題聶端虛先生像

黄卷中相對者非聖賢耶青氊前相對者非蒙士耶何聖非蒙何蒙不可聖視賢師而成性瞻視必端衣冠必

正有上上根人由斯以入聖

四勿為乾道即結語之旨

書玄帝訓言後

心者人之神明即天神地祇人鬼充塞無間者也人敢於欺君父不能掩其一念之自照敢於傲雷霆不能消其一念之自歉其自照自歉者神明之充塞無間也人乃以某神主治某山某神下降某日欲於是祈福禳禍亦愚矣宇內稱神靈顯赫者必曰玄帝玄帝有訓言垂

世陸君印初見而尊之鐫石公之人而徵余一語余惟
上帝好生見人陷不善是自蹈刀鋸鼎鑊絶其生理汲
汲欲拯而拔之千聖萬靈立言垂訓其旨一也夫人不
知自心之為鬼神而恒畏鬼神畏鬼神而不敢為不善
是畏刀鋸鼎鑊而不敢蹈之死而生之也此刻廣而陸
君之德廣矣

書繼志會約

上帝豈有言耶然其旨歸之勸善不妨因妄示真

聖人人之學求仁而已葢余每讀論語而疑之仁人心也而何聖人言仁每言事一日憬然思曰嗟乎離事固無心即如夫子告顔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告子張曰恭寛信敏惠試體之日用非禮而視不仁矣非禮而聽不仁矣非禮而言動不仁矣不恭不寛不信敏惠亦然知不仁乃知仁夫吾之心本恭本寛本信本敏惠視聽言動本無非禮一一還他本色本不加毫末故識其自然者不可不勉其當然者勉其當然者不可不識其自然者

此謂本體此謂工夫聖人下學而上達即工夫即本體

同志之友試於此求之以為何如

書悟易篇

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其在人心湛然無欲即其體也

先儒云心即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眞心眞心

斯太極矣心莫難於無欲故人莫難於立極若但見其

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故曰有所見便是妄奉山

汪公能悟易者也其必有以識之

敬書吾祖盆荷詩手筆後

吾祖靜成先生嘗以盆盎植荷於庭中嘉靖己未花賞之以詩是年得吾伯兄附鳳越二年壬戌再花再賞之以詩復得攀龍若為吾兄弟兆者抑何異耶夫家之有喜其氣先應鳥獸草木皆能兆之今以蓮兆蓮花之君子也發於盆盎小能大也常人神局於六尺君子神充於宇宙亦若是矣吾兄弟可不勉歟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之子孫可不勉歟相率而為君子也

乃所以報吾祖報天之休也歟

書唯菴先生誌銘後

先生少弱稍動作輒疲必偃仰時自休息然善裁節一切不竭其意之所欲不務其力之所不勝如是者久之乃益強無疾七十八十不衰然吾聞先生八十猶未絶欲人曰壽夭植也非關欲流水不腐匪貴其積嗟乎是軀人而納諸罟擭陷穽矣人受氣於天猶子受産於父厚薄殆十百千萬倍蓰無算故富人一日之需當貧士

終歲之計貧者效富人一下箸而凍餒踵至矣且夫先生少能自裁節畜於方盛之時故氣益固迨老不衰不揣其本欲齊其末殆矣先生五十七自醴陵歸杜門却埽棲遅陋巷中薄田僅給饘粥晚歲支離婚嫁至不能守其田廬先生曰貧人所不堪吾以儉之一字銷之橫逆人所不堪吾以忍之一字銷之士不得一第宦不得進一秩老而喪其室喪其冢子人所不堪吾以命之一字銷之是吾銷其意之不足也青山白雲吾遇之欣然

第以散步微吟銷之長溪烟水吾遇之欣然第以小舠蕩槳銷之空齋永日吾遇之欣然第以焚香趺坐銷之僧廬梵宇吾遇之欣然第以啜茗清言銷之是吾銷其意之有餘也銷其不足而無餘憾銷其有餘亦無不足之歉吾之所以爲吾自若也君子曰是皆壽道也宜其壽然則先生養之少壯養之暮年者交至矣寧獨天植哉先生得年九十一而卒其卒之年第不能步履無他疾痛其卒之旬第不能飲食無他疾痛葢氣盡而止矣

斯所謂壽而考終命先生自為誌銘甚核將葬而原曾乃謁余請銘余曰先生有成命予不可違謹以所聞於先君子者附其說於後蓋先生者先君子所從受經也

書成佑臺先生自誌後

往攀龍嘗與許靜餘先生耦行市中遇佑臺先生許先生趨而進執禮甚恭私於攀龍曰是真德行也嘗館於某有魯男子事人無知者吾友馬君惟任閒之亟為舉鄉飲賓許侯同生為表其門當是時先生年八十有五

越明年庚戌而先生卒攀龍讀其自誌為之歛襟歎息者久之是豈非凜凜冰淵没身者哉先生之生明興百五十七年矣去孝皇之治未遠士生其間慕古遵義多獨行君子之德吾觀先生見先民軌則焉何必貴顯令士或紆青拖紫死之日捫心自疚無論人口即其自視亦何異犬豕豺狼虺蝎然悲夫繩墨之於人大矣故厭貧賤慕富貴而略居身之道者是貿貿於建瓴易盡之年而不察死生之說者也

書淇園春雨卷

春雨既零新篁抽翠長林人静書堂晝虚當此景物作何酬對飲醇較奕乎焚香啜茗乎操觚染翰乎是謂馳情玩物俗之所貴道之不載也古之至人川觀則指逝者之如斯庭草則識自家之意思此何為耶有斐何以興歌切磨何以比義於此悠然而思憬然而會庶幾點聲聲非為孤負

書金鏡軒董役卷

鏡軒金君之董役也手萬金不私一介衡萬價不謬一物措萬料不誤一用程萬工不虛一晷江南有大工役必迎致君君退然不屑也迫而後起一諾之後百挫不恤不避嫌怨不怠夙夜不憚風雨不辭寒暑事必底於成成必底於固而後已今年吾邑林侯鼎葺學宫延君董其事君奉觀察公命而來自正月至六月訖工邑之人無不德君之力憫君之勞服君之能悦君之誠如吾所謂不私一介不謬一物不誤一用不虛一晷者益信

矣余悲夫世之人士苴信義芻狗廉恥而惟利之視利所在則蠅營蟻聚利所妨則蜮射蠆螫故事無不衆無不吐視金君何啻金玉之於糞壤鸞鴻之於蛆蟲由此觀之人之貴賤豈以冠裳韋布要以自貴自賤而已矣是役也吾友馬君惟任實首議迎致君持之堅請之力遂得之林侯又得之觀察公而始得君天下之事非人不成非能任人者不得成事之人類如此

書江生夢卷

世人認欲為心故認夢作醒須實信現前一切如夢一切舍去之當見非夢者見非夢者而後夢亦非夢矣人禽之判只此幾希間危哉若徒夢中說夢祇添藤葛

書吳起讓八分變體卷

古篆亡而聖人之字學晦夫字心畫也目擊而心存如德從直從心直心為德也而直從十從目從隱隱微之地如臨十目為直也諸如此類八分以後去古愈遠書者論點畫向背往復回互之工法備而義不存矣吾邑

吳君起讓獨好八分書以示予予不知書者予則喜君之好古今人㞐陋尊罍之屬近古則貴之獨不好古之道耳有志者不爾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摹法書者然故似之也今君好書之近古者引而伸之非古不好矣寧直八分千字之間哉

書相者潘覽德卷

壬戌春孟吾師儕鶴先生書來言覽德術極奇其人有俠氣可尚也是時經撫失河西都下人心皇皇若旦夕

至余謂覽德曰勿言富貴且言安危國家安吾輩安矣覽德曰不害也吾見都人士無干戈之色今見公益信余令視諸公卿皆然豈國家承天之祚吾輩承皇之祚而然乎若以人事覽德言難為券矣覽德相人必本於心曰氣色皆心所為也心善而吉心不善而凶有吉凶反常者先世善不善之積使然報盡而止不可常也此其術之通乎道者也夫惠廸吉從逆凶此千古大相法覽德師傳得其一緒便奇中信乎天下事無不本諸心

者

書醫者喬心宇卷

人身有附贅與血氣相弁盜血氣為養耗血氣為病如國之有小人所謂城狐社鼠去之不可容之不可則身之瘻腸之痔是也而痔為甚甚且妨人晏坐之樂登涉之勝予年三十而有斯疾五十始覺其害巳未秋遇心宇喬君治而去之不用猛藥不事驟效以浹旬之力使藥氣沁入而邪氣沁出滓結痂脫與血肉若不相黏者

然一何神也嗟乎國之小人亦如是而已不即戎不用壯使膚理内堅而附贅外落如木之落其枯且蠹者而枝榦不知也斯國手矣夫國家盛時如人之壯有疾而不自覺迨其衰而害乃見非國手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予之疾去矣晏坐一堂遊行五岳翩躚無礙其樂何如於其身之樂不能不動世之憂安得有如喬君者決附贅之耗調血氣之和使皇路平夷往行若馳也哉君之行也壽之以觴而志其私慨如此

治癰疽者首禁刀鍼況瘻痔乎誅殺刀鍼也小人驟除毒必他發矣保身戒快心之言保邦戒快心之事大凡妙理善術不在快心

書醫者顧仰蒲卷

顧仰蒲者瘍醫也癸未秋余病疽幾殆一庸醫之手顧君藥之立起當是時人未有知君者及是聲殷然其為醫不乘危以要人不責報於貧人不責厚報於富人治方必先歲氣慎天和不輕用劘疾大寒熱之藥伐其源

本不輕用鍼砭剔割要以輕重疾徐稱於其病而收其效蓋吾邑之治瘍者無以上之矣往者君貧時日中而不舉火出户悵然迷道於康莊俯而視得遺金焉君曰吾窘如是安知遺金者不猶吾邪低回久之則遺金者匍匐至矣訊其實而還之欣然歸以告其婦婦曰甚善若是君不憂餒也吾嘗鬻節以為其婦更難久之君醫果行且時出其餘以周人急曰吾念吾餒君為人好善疾惡得人善娓娓言之得人不善亦娓娓言之以是見取

於君子亦見疾於小人吾嘗謂君休矣君藥籠中寧皆菖苓參术耶

仰蒲好心事先生微言藥其病過參苓矣然是病也昔者子貢猶犯之當藥以虞舜

書名公玉宇卷

陳伯符寫照肖其形并肖其神神者何也在心為志在形為度肖其度者肖其神也肖形存乎法肖神存乎悟非悟不足以入神技非入神不足以得人之神得形者

技而已得神者進乎技矣

書關僧淨六卷

僧家既參方得訣須入關自參塵緣擾擾得此靜功豈非勝事然吾見關僧多是借好題目裝好模樣而已實無志參求性命也有焚誦者有書寫者有持咒者有參話頭者總排遣過日三年出關依然舊時人閒中日月良可痛惜吾謂關中靜坐是第一功夫靜中除妄想是第一功夫除得妄想方是功夫妄想如何除得要知人

生以来真心悉變成妄想除却妄想别無真心回光一照妄想何在妄不可得即是真心急自認而已日認日真必有日一聲雷震萬户洞開方知如上所言字字是真字字是假何者不認不真當其認時還是認者故曰是假當其真時即此認者故曰是真此是儒者格物一訣吾不知其於禪如何淨六上人欲余書入關卷余以語焉人心無妄想則已耳若猶未也當用此訣

書僧卷

心月上人持不二心飯其徒衆其徒之道經於此者獲有底止無飢渴之虞夫先王之政所在委積行旅如歸今沙門一衣一鉢徒手而之四海四民適百里宿舂糧矣又何怪佛氏之徒之衆乎然以覆載言之皆人也不養於彼而養於此皆養也一飯之施與萬鍾之施皆善也為善而已若曰作如是果得如是報是有意為善非善矣君子無取焉

書張汝霖扇

只一點靈明是人禽異處若得他清清明明循理而動便是君子存之若任他昏昏逐逐隨物流轉便是庶民去之人禽二途非此即彼更無中間不人不禽可站立處人但見不講學問不識本心不過是箇庶民不知已是箇禽獸於此瞿然發箇猛省這猛省的是何物便是君子所存的這些子

癸丑仲秋桐川張伯陸先生過東林闡發心宗多士心孚將別欲余貽一語於其令郎汝靈兄余謂

聖人之道一心而已心一靈而已人人取諸已而足也因為題此請正

書秦兩行扇

大夫出世一番豈容没没要當猛然而思吾之此生作何究竟世人有以富貴為究竟者有以功業為究竟者有以子孫為究竟者富貴遇也功業時也子孫緣也非吾所得而主非吾所得而有吾所得而有者何在究其終當原其始吾之與生俱來者是也何物也曰心也天

地間極平常極竒特惟此一字人人知之人人不知聖賢千言萬語終只説此一字世人所謂心絶非聖賢所謂心聖賢所謂心又不離世人所謂心知之一言可盡也無言可會也不知之累千萬言不得也故要在自求之彈指之頃得之彈指之頃如開眼見天何處非天舉足蹈地何處非地一得則萬畢得與不得何止聖凡之分直是生死之路

書秦開陽扇

學者將凡情聖解盡情捨去放他自然明覺出來日用間聽其分別是非應去如此而已此自然明覺何物也索之無朕究之無象執之無迹無思也而自來其來也又無不能思無為也而自至其至也又無不可為神矣哉請觀日用常行內誰號先天太極真以此讀聖賢書不為尋行數墨矣

書友人扇

凡人而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慎獨獨者何也本然之天

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是即知其為是非即知其為非匪由思而得匪由慮而知即此是天即此是地即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箇知得這箇可畏即便是敬不欺瞞這箇即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即便是明這裏打對得過便可建天地質鬼神俟聖人於百世詩云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慎之也

書友扇

人心須常息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於未發之謂息但自反照羣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書扇

存心必由靜坐而入窮理必由讀書而入靜坐讀書必由朋友講習而入從事於斯其益無方其樂無方非天下大福人不得與於斯是入德要訣即舉業要訣也

書周季純扇

學以知性為事知性以知天為事何者性無象可即天

舉目即是現前虛空皆天也知天則知性人心無事上下與天地同流令人見大賓無敢不敬豈有與上帝相對越而不敬者乎故曰終日乾乾終日對越在天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何足怪哉學不知天即勉强為善非誠也

書朱仲增扇

君子所在增重何與說在易之鼎鼎之初曰出否二曰有實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凡物欲之非吾固有者一切

洗滌之所以出否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凡德業之為吾固有者及時進修之所以有實也於是乎雖膏可食公餗無覆為五之金鉉上之玉鉉而增世之重也夫增者生於減也減以出否增以有實惟其出否所以有實至於減無可減斯增無可增而金玉其質矣

書趙維玄扇

人有此身即有此心不知有其心則不知有其身人有此心即有此性不知有其性則不知有其心人有此性

即有此覺不知有其覺則不知有其性覺斯敬矣敬斯性矣覺者乾道敬者坤道何以言之夫人之覺不知其所由來不知其所由來者天也所以覺者由不敬也由不敬而覺覺斯敬矣覺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體不端見君子而後肅然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由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見君子而性斯顯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乾也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熟凡而聖矣故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不克終日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學不務此萬事俱鄙矣

同志約

往來用單帖隆重則用折柬

過從相叙殽用葷素六簋果榼湯點可有可無不專席

不殺生

特設相邀殽用葷素八簋五果一榼一湯一點用一生

不殺更佳

寧損於約之内毋溢於約之外稱家而行即一腐一菜

不為簡畧於約外者客辭不饗

遠地相訪晤言既洽主人不復至客舟答拜

右雖細事可省浮費以養廉可省煩勞以養生可省物命以養福可杜奢侈以示後可敦朴實以維風凡我同志願相與堅持之

同善會講語三條

這箇同善會專一勸人為善所以勸人為善者且不要論善是決當為惡是決不當為的道理中間極有大利

害不可不知我等同縣之人若是人人肯向善人人肯依着高皇帝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如此便成了極好的風俗家家良善人人良善這一縣一團和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和氣當雨便雨當晴便晴時和年豐家給人足豈不人人享太平之福若是人心不好見識歪邪見箇善人便叫他是没用的滞貨見箇惡人便叫他是有本事的好漢看這六句言語是喫不得著不得用不得的古話

一味凭著自已的意力一切非為要做便做一人作歹十人看樣便成了極不好的風俗這一團惡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惡氣雨暘不時五穀不登人民疾病疫癘交作兵火盜賊出於意外不知者皆謂氣數當然不知氣數是人心風俗積漸成的此非迂濶之談昔年福建興化府人作惡異常有識的人皆說道此城必屠不數年間倭子來獨攻破興化府士民都被屠殺若不是人心風俗所為何以有見識人先說在倭子未來之前可

見一家爲善便是一家之福家家爲善便是一縣之福

我等各宜真心實意做箇好人做好人雖喫些虧到底

總算是大便宜做惡人雖討些便宜到底總算是大喫

虧急切回頭不可走差了路害了自家又害子孫又害

世界

第二講

這同善會今日是第十四次了會友有百餘人人人皆

出自心自願可見善是人的本心爲善是人的本分事

如著衣喫飯人人喜歡做的從此歲月日久凡在同善會中人看得一縣中老者貧者病者死而無葬者眞如一家之人痛癢相關有無相濟這一段意思豈不是極好風俗天地神明所極喜的凡在會中受施之人自然思量這箇銀錢是善會中來的豈可在不善處用皆當興起善心為子弟者愈思孝親敬長為父兄者愈思教子訓孫各思勤儉生理各戒非為浪費這等方是同善之意所助雖微所勸甚大不虛了此會我等生在世間

百年有盡所作善業惡業浩刼無涯過了一日便沒了一日所以古人為善惟日不足這箇身子生的時節一物不曾帶來惟有這箇善是原帶來的死的時節一物不能帶去惟有這箇善是原帶得去的各各思量各各努力

第三講

這同善會廣勸世人為善凡來聽者便是有善根的人所以有善緣到此便有善言入耳切不可輕看過了這

句好言語一句善言提醒了一點善心便做了一世善人豈但轉禍為福正如起死回生也不必添說甚麽好話只看這牌上寫著六句一生也做不盡一生也受用不盡這太祖高皇帝是我朝的開基聖主到今造成二百五十年太平天下我等安穩喫碗茶飯安穩穿件衣服安穩酣睡一覺皆是高皇帝的洪恩高皇帝就是天這言語便是天的言語順了天的言語天心自然歡喜逆了天的言語天心自然震怒我輩豈能當得上天震

怒他的言語原是我們家常日用最安樂的事人人有父母人人隨分孝順他人人有長上人人隨分尊敬他人人有鄉里大家要和氣些人人有子孫大家要教訓他生理是該做的人人做自家該做的事各有過活非為是不該做的若做不該做的事各有罪名但看世間盜賊那有不破的但看世間嫖賭打降告狀詐人的那有善終的到得官府訪拏囚禁牢獄之時想著那街上本本分分肩挑步擔做小生意的人也都是天堂何苦

只貪暫時快意造成無窮苦楚今日聽得這言語各要立定主意做箇好人鄉里也尊敬子孫也流傳父母尊長都喜歡就是没有父母兄長的人人也稱道這是某人的子孫某人的兄弟如此學好父母兄長也增光彩祖宗也增光彩這便是孝順尊敬的實事比那三牲五鼎供養的也還强勝些做好人有說不盡的風光說不盡的安穩都從今日這一點念頭上起原是好念頭的人愈要堅固原是不好念頭的人就要轉變苦海無邊回

頭是岸急急回頭還嫌遲了

高子遺書卷十二